

尼克松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ICHARD NIXON

真正的战争

THE REAL WAR

● 世界知识出版社

真正的战争

The Real War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Richard Nixon

萧 啸 昌 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丁 品

责任出版：林 琦

责任校对：张南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正的战争 / (美) 尼克松 (Nixon, R.) 著; 萧啸, 昌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尼克松文集)

书名原文: The Real War

ISBN 7-5012-1274-0

I. 真… II. ①尼… ②萧… ③昌… III. ①尼克松, R.N.-文集 ②美苏关系-回忆录 IV. D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9638 号

图字: 01—98—2583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邮政编码: 100010)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2.75 插页: 4 字数: 244000

2000 年 8 月第一版 2000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4.00 元

中文版权归世界知识出版社所有

出版说明

本文集主要收录尼克松论述国际政治及其个人经历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些著作过去曾出过单行本，收入文集时对译文重新作了校订，并增加了少量注释。

尼克松是冷战时代的一位有特色的美国政治家。他以坚持反共的意识形态闻名，又以现实主义的大胆决策著称。在当代美国统治集团代表人物中，他比较善于把握变化中的世界形势，了解美国的真正利益所在。就任美国总统前，他曾在堪萨斯城的一次演说中发表了关于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的看法，承认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就任美国总统后，又为打开中美关系采取了重大外交行动，对于扭转美国的颓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他不像美国一些政要和学者那样头脑发热，而是清醒地看到美国面临的挑战，并强调在新的基础上保持中美正常关系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

毋庸置疑，尼克松的政治主张反映的是美国的利益，代表的是美国经济集团的意志。但是，有分析地研读尼克松的著作，对于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思想脉络、总结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历史、认识今后的世界发展趋势，都是有裨益的。

目 录

第 一 章	时不我待·····	1
第 二 章	第三次世界大战 ·····	21
第 三 章	历史昭示 ·····	58
第 四 章	石油命脉 ·····	90
第 五 章	越战综合症 ·····	119
第 六 章	一头醒狮 ·····	156
第 七 章	军事力量 ·····	185
第 八 章	经济力量 ·····	250
第 九 章	意志力 ·····	286
第 十 章	总统权力 ·····	309
第十一章	惟有胜利 ·····	349
第十二章	剑和精神 ·····	386
作者后记	·····	397

第 一 章

时 不 我 待

战败的历史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太晚了。了解潜在敌人的真正目的太晚了；意识到死亡的危险太晚了；准备得太晚了；将一切可能的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抵抗太晚了；和盟友站在一起太晚了。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当我提笔作此书时，距我初当议员已有 1/3 个世纪，而距我卸任总统也已有 5 年了。

当我离开总统的职位时，我一生所致力的重要的事业尚未完成。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和平机制”，来阻止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在本世纪的势力均衡中维护西方世界的安全。从我卸任至今，美国的地位相对于苏联来说，已大幅下降，西方面临的威胁陡然增加。现在要建立“和平机制”，难度增加了，也更紧迫了，但它还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自卸任以来，我日思夜虑着这 30 多年来世界发生的变化，思虑着其变化万千的原因。我也在思虑着我的继任者正在和将要面临的挑战。美国的总统掌握着巨大的力量，如何更好地、巧妙地使用这些力量，将决定西方的命运。如果美国人民了解总统所面临的局势，懂得使用这些力量的必要性，从而在维护西方安全 and 世界和平方面成为总统的同盟者，总统就能使这些力量产生更大的影响。单靠总统个人是做不到的，如果有反对者阻拦，他也不能成功。

在我担任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正在越南进行一场艰苦的战争。而在我任职总统的所有时间内，美国一直与苏联进行着另一场“战争”。与苏联的这一战争将继续主宰本世纪的国际事务。

这本书写的就是这场战争，以及美国将如何运用力量来赢得这场战争。我们要获胜，首先必须了解美国这些力量的本质及其使用方法。我们的对手对这些却了如指掌。

我曾与苏联、中国、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打过交道，有时我很不客气。在国际事务中，我双管齐下，使用实力和外交两手，同时也观察别人的手腕。我感受到克里姆林宫数届领导人钢铁般的意志，我不得不用同样的意志与他们抗衡。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并将为之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这本书是我的肺腑之言。我呐喊，不仅要给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听，而且还要给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听——时不我待！赶快抓住时机，一显美国的力量，确保美国的生存。

苏联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武力扩张主义者，它的军备建设速度几乎是美国的两倍。苏联的目的昭然若揭。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要战争，但他们要的却是整个世界。苏联正迅速地占据有利地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80年代，在现代历史上，美国首次面对两种严酷的可能：第一，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可能是输家；第二，如果战争不爆发，美国将不战而败。后者比前者可能性更大，也更加残酷。在本世纪世界的均衡格局中，西方面临的威胁，固然有来自于核毁灭的一面，但更大的威胁则是我们已不知不觉地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不得不在投降和自杀间作出选择。这种威胁可以扭转，但现在来看，为时已太仓猝。

今后的20多年，将是美国和西方面临最大挑战的时期，它将决定世界和后人的命运。

在运用实力维护和平方面，其他国家比我们有经验，但他们现在已不再拥有实力。所以自然而然地，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美国。遏制苏联的链条在世界各地一个接一个地断裂，人们焦虑而不解地望着美国，美国似乎因前途未卜而茫然失措，或因谨小慎微而瘫痪了，它不能或不愿采取任何行动。

苏联的野心向美国提出了全球势力均衡的战略性挑战，我们需要更新战略思想并作出回应。这需要在知情的民众的支持下，制定出统一的国家战略，零敲碎打是不行的。1974年以来，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南也

门、莫桑比克、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先后落入共产党的统治；最近5年来，被共产党统治的人口已接近1亿。伊朗陷入血腥混乱中，并在一夜之间，从西方阵营的一个堡垒转变成为一个激烈反对我们的国家，它丰富的石油资源令俄罗斯垂涎三尺。古巴日益成为苏联意图的代理人。这些例证说明，如果我们仍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我们的链条还会继续断裂。我们必须恢复大国的传统，调动和运用一切力量，重新施加地缘政治的影响。

旧的殖民时代已结束，面对新苏联帝国主义，我们需要新的抵抗力量予以制衡。美国独家无法承担，但若没有美国强大而有效的领导，这种力量更不可能产生。我们不能空谈或动摇。我们或者像大国一样行动起来，或者沦为一个次要的小国，并且不断地沦落，直至毁灭——连同西方的价值观和自由。

为了有效地应付苏联的挑战，我们必须将长远规划和短期措施结合起来，必须采用军事、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和外交等各种方式。我们必须承认亚洲和中东发生变化所带来的国家关系的改变，承认战略资源与世界贸易格局间的联系，承认生产力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承认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之间的联系，承认国家意志与有效防止冲突的军事力量之间的联系。

我们正处在战争中。我们正进行着一场规模宏大、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一方向一个被围困的、将要投降的据点攻击，可以说这方已取得了军事胜利，而另一方则已战

败。当苏联使用代理人推行自己的政策时，代理人的胜利便是苏联的胜利，同时也是西方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的军备建设从未停止过，我们面对的苏联扩张主义者的压力不断增大。莫斯科在旧的殖民帝国解体之际混水摸鱼，收获颇丰。它封锁了柏林，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煽动革命，援助北朝鲜和北越的侵略行动，训练和资助游击队，破坏选举，击落民用航空器，策划政变，枪杀难民，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总之，作为国家政策，它使用威胁、恐吓、阴谋、颠覆、贿赂、恐怖、欺骗、偷窃、间谍、暗杀和酷刑等手段。

列宁在世时就曾指出苏联行动的基本原则：用刺刀去实验。碰硬则退，遇软则进。那么，苏联何时会碰到硬、又何时会遇到软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掌握在美国领袖的手中。这里不仅仅是指政治领袖。美国总统对世界局势的观点是什么？他是如何看待运用实力和外交的？他是否有战略性的眼光？他是否具有采取行动的勇气和谨慎？所有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和不可割裂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问题的答案，掌握在决定美国政策该走多远的那些领袖们的手中。

不幸的是，美国至今仍然笼罩在 60 年代的阴影之中。那时，激进的反文化运动席卷美国校园，不切实际的幻想大行其道，对于一切已建立的秩序进行攻击非常时髦。那个时代的反叛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严重地削弱了美国对世界应承担的责任，不仅在军事上，而且还在作为世界领袖

方面。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即使在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盛行之际，一种“文化式”的新现象还是出现了，特别是在军备尤其是裁军领域的专业人员中，人们提出了拥有的武器超过最低限度后越少越好的学说。人们希望美国限制自己的军备后，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将会向美国学习。但苏联的所作所为完全与我们的学说相反。在这种军备限制学说不断赢得美国理论界人士的赞同、影响力日渐扩大的同时，苏联的 5 年计划对军备的预算却大幅度提高了，它显然有一个前后连贯且坚定明确的目标。苏联可不受我们这种理论的约束，它正全力超过我们。

当前许多人认为美国的文明已病入膏肓，西方的死亡已经到来。一些美国舆论领袖感到沮丧。特别是一些美国理论界人士非常绝望，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站错了地方，致使现在自食其果。就像猎狐谚语中所说的那样：“以惨不忍睹的行动去猎捕不能吃的东西。”^①他们把美国看成是支持压迫者的侵略者。正如剧作家欧仁·约内斯科^②最近

① 在西方，有些人将猎狐看作是一项健身运动。通常是猎人骑着马，飞奔在一群猎狗之后，去捕猎狐狸。猎狗在捕到猎物后会将其咬死撕碎，情景惨不忍睹。这个谚语指残酷而无意义或无目的的行动。——译者

② 法国著名剧作家，欧美荒诞戏剧派创始人之一。

——译者

访问美国后曾说的，美国的知识分子总想作“受虐狂，希望别人把世界上所有的过错都归咎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位剧作家在跟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美国朋友谈话时曾说道：美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坏。“这位自由主义的朋友不禁不解地看着我。因为在美国，如果要想让别人赏识自己，他首先就必须说美国人是人间最坏的罪犯。”

与其说美国所患的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不如说它得了一种不断加重的瘫痪症，如不及时治疗，美国将走向死亡。联合我们西方的盟友，我们才能生存、发展，并回击对我们安全构成的日益强大的威胁。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使用这种力量。

对面临的挑战做出的不同反应，将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这些挑战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可能是渐渐走近，也可能是突然从天而降。邪恶必将受到惩治，正义终将获胜，实际上这种一成不变的自然法则并不存在。实力并不代表正义，同样，正义本身也不能转变成实力。一个国家最需要和平之际，可能就是它最不能放松警惕之时。一个国家希望专注国内需求之际，可能就是它最需要面对国际威胁之时。生存下来的国家，就是那些在关键时刻站起来迎接挑战的国家：它机智地觉察出威胁，并抓住时机，勇敢地迎战。

那种向他人献媚就能保住自由的天真想法，不仅是愚蠢的，而且还是危险的。这一想法的支持者越多，就越容易招致侵略者。

这本书的中心议题是：西方已迈入了一个极度危险的门槛，在此危机中，它在能否生存到 21 世纪仍有极大疑问。我们具有优势的物质、经济和科技力量。这意味着我们能保住我们的自由，并能避免战争发生。但仅有力量还不够。英国研究游击战的专家罗伯特·汤姆森爵士曾明确地提出：国家的力量 = （人力 + 可使用资源）× 意志。我们有资源、有人力，但我们有使用它们的决心吗？

今天的局势与二战之前极为相似。正如华尔特·李普曼^①所描写的：

与军事上措手不及一样，美国人民在思想上也毫无准备。民主的力量能团结起来吗？人们能组织动员起来面对严峻的考验吗？……他们有雄厚的物质力量……但他们有洞察力和百折不挠的纪律性吗？有渡过这一考验的毅力吗？虽然他们有手段，但他们有决心吗？他们知道该怎么办吗？他们对各种事件做出反应，但并非去驾驭它们……他们拒不承认或相信亲身看到或听到的事，他们只是在不断地幻想着、等待着。

国家的意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自己向外展示的意志，另一方面是它的敌手对这一国家意志的估计。在

① 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政论家。——译者

防止威胁方面，对方对己方意志的估计，可能同实际的国家意志一样重要。当然，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才会使用核武器，但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必须意识到美国总统可能会这样做，如果美国或西方的最根本的利益有此需要，总统会动用核武器的。如果苏联领导人想有效地节制自己的欲望，那么他们必须有一种估计，即这种欲望会带来致命的危险。

国家意志远不只是做好使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准备，它还包括为保持力量做好必要的资源分配，还包括对危险的清醒认识以及所应做出的反应，还包括一个基本的、厚重的信念：美国是站在正确的一面，我们在世界上所代表的价值观应予捍卫。

为了有效地行使意志，还必须作出必要的牺牲——推迟那些仅仅是理想中的目标，而推动那些至关重要的目标的实现；承担国防开支；担当风险；承受国内选民的强烈意见和国外的喧嚣。

美国意志近年来表现不佳，部分是出于对 40 年来美国担当世界领袖角色的厌倦，部分是因为越战和水门事件的梦魇，但从本质上说，这反映了美国领导层的失败。他们中有太多的人，已从理想的守护神变成了退缩的设计师。

这里我并不是说要替换我们的领导层，这是不会发生的。个人可能被更换，一个政党可以被另一个政党所替代，不同的派别在理论上此消彼长，但从国家领导层角度

看，这些党派在今后关键的 20 多年里，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们需要做的是唤醒这一领导层，使其肩负起领导的责任。

1919 年，一位名叫林肯·斯蒂芬斯的人在访问苏联后显得非常乐观，他惊叹道：“我看到了未来，它的确行之有效。”现在，仍有一些人存有幻想，把毛泽东的中国、越南和古巴报道成“崭新的世界”。这种被浪漫化的革命，以及对民众为独裁者虚伪的左倾言辞所付出代价的置若罔闻，充斥于那些报道者以及受报道影响的人们中间，给成千上万读到或听到的人们留下了灾难性的印象。

革命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但美国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假革命之旗而行独裁之道的国家：它以“人民”的名义，用独裁取代民主。但在“人民民主”中，民众没有真正的投票权，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自由，没有选择。苏联建起有史以来侵略势力最强大的战争机器，不是为了俄国人民，这也并非是俄国人民的选择，而是为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统治。

对西方来说，不幸的是有很多美国的知识精英，包括很多商业精英，在克里姆林宫的花言巧语的骗术和宣传中倒下了。正如骗子知道如何利用被骗者的自大和贪欲一样，克里姆林宫知道如何利用对手的浪漫理想及其重整世界的远大目标，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非洲已成为大国角逐的实验场，我们不能让非洲政策搁浅在美国争取民族平等时所经历的艰辛和痛苦的回忆

中，我们不能让非洲成为重演我们精神创伤的舞台。我们必须把它看成苏联已染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场所。

我们要关注世界每一个角落。80年代初，阿富汗发生的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的事件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多年来，美国的新闻记者都把阿富汗看成是一个遥远的不毛之地，是一片内陆的崎岖山区，上面稀疏地散布着一些原始部落。他们把对阿富汗发展趋势的分析轻蔑地称为“阿富汗主义”——这个词语被比喻成那些令美国读者乏味的、离他们很遥远的事件。

但实际上阿富汗并不是这样。尽管阿富汗是一块贫困、荒凉的土地，面积也只相当于得克萨斯州，但它却曾被称为“亚洲命运的十字转门”，历来是大国计谋的较量场。伊朗在阿富汗西面，巴基斯坦在它的南面，中国在东面，而它的北边与苏联有 1000 英里的边界线。在历史上，阿富汗就是大国觊觎的焦点之一。

历史上阿富汗是征服者的必经之路。为了建立自己的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和帖木儿^①都曾穿越过阿富汗的山岭。我 1953 年访问阿富汗时，阿国王给我讲了亚历山大大帝经过阿富汗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在世界上已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征服了。”19 世纪，英国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亚地区的控制权，在阿富汗进行了一场被吉普

① 14 世纪中亚征服者，帖木儿帝国创立者。——译者

林^①称为“大竞争”的争斗。英国知道，阿富汗险要的希伯尔山口是通往印度次大陆的咽喉，为控制这一山口，它与沙俄进行了两场悲壮的战斗。今天，阿富汗又成为苏联新一轮扩张的试验场，这一轮厚颜无耻的扩张充满着凶兆。

1978年4月，在苏联支持下，一场血腥政变一夜间推翻了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达乌德。国王很快被处死，取而代之的是以总理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为首的激进的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塔拉基把他的执政党改名为“人民民主党”，把他的国家改名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而且重新制定的国旗——党徽和五星在红旗的一角，其样式几乎与苏联的没有什么区别。不久，在阿富汗的所有政府部门和阿10万人的军队中，冒出了苏联“顾问”。这些人多数来自于苏联中亚地区的塔吉克，他们说的方言，大多数阿富汗人都能听懂。

数百年来，俄罗斯不断拓展在亚洲的边界，这次突发的使阿富汗的近邻弱国，如巴基斯坦、伊朗等感到非常震惊——不仅是因为地理邻近，而且还因为部落间的无法割断的联系。普什图部落横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俾路支部落分布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实际上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伊朗国王政权就被推翻了，左翼游击队占据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当天，美国

① 英国作家，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者